

詩語背後

木木

拾景記(一)

家鄉石會鎮準備修志，鎮委書記謝小華請我牽個頭。主修人員包括石會黨鄉何澤霖、羅凌、吳錫光，以及黔江文史界同仁鍾良義、喻祖倫等。大家剛退休不久，有時間，有情懷，身體也還吃得消，都認為是件好事。一方面，可以發揮治史資政的作用；另一方面，對搶救史料、廣續文脈至關重要。石會這方水土，從石會鄉、石會區到石會鎮，歷來被視為黔江文化的淵藪。但隨着一些老人相繼離世，以前資料存檔也做得不好，很多事情就慢慢說不清楚了。現在再不動手，以後恐怕更難辦。這事兒還得得到石會著名鄉賢姚文懷將軍、袁本樸檢察長的支持，答應出任總顧問。於是，有關工作就開展起來了。

今年清明節，我回老家待了半個月，除了給先人上墳，主要就是着手修志的事。一眾主修人員，與謝小華書記及鎮裏參與這項工作的同志開了兩次會，討論擬修內容、結構、分工等。我1985年離開家鄉，外出學習工作，迄今已逾40年。其間，每年都回鄉探親，對家鄉經濟社會發展情況並不陌生，但終究不是親身參與，感受不深。此次參與修志，竟生出一種故友重逢、別來無恙的感覺，親切而興奮。

開會之餘，主要做了兩件事：一是廣泛查閱文獻資料，走訪有關人員；二是有意識地開展田野調查，考察山形水勢和文史遺蹟。石會鎮地處武陵山脈腹地，本就峰巒雄奇，溪澗眾多，清明時節，雨霧纏綿，再加上遊子情懷的加持，山水景觀呈現出別樣浪漫。我說，考察活動結束後，一定要寫篇「尋景記」，描述諸般感受。何澤霖當即提出異議，他說是石會人，不能叫「尋景記」，而應是「拾景記」。

腦子裏一下子冒出「朝夕拾」四個字來。記得魯迅先生有本同名文集，收錄的文章雖然都是新創作的，卻無一不是對自己童年、少年、青年時期所經歷的人和事的回憶。好比早晨盛開的花，到了傍晚才去摘取，魯迅自稱這些文章是「從記憶中抄出來的」，是在「離奇和蕪雜」的現實環境中，通過整理舊事來梳理自己的來路。朝夕拾，不僅是對往事的追憶，更是人到中年，對自己精神起源的一次回睇和剖析。今天，我以花甲之身，遊走於故鄉山水之間，對兒時司空見慣的景觀重新「採集」，又何嘗不是如此？「拾景」之旅，先從清乾隆年間巴縣知縣王爾鑾主持釐定「黔江十二景」，石會境內獨佔三景

開始。三景之名，自帶詩意：一曰「武陵霧雨」，一曰「羽人煙巖」，一曰「鹹溪飛瀑」。

武陵霧雨是當之無愧的主景觀，因為它涵蓋了石會鎮的整體地形地貌和主要氣候特徵。作為典型山水小鎮，石會坐擁武陵山國家森林公園，自然環境極好。群峰綿延環峙，山形高峻峻奇，高峽深谷分布其間，植被豐茂，溪流不絕。山巒溝壑間，天坑地縫處，雲吞霧吐，風梳雨洗，生成一片煙波霧海，別有韻味。

領略此景並不難，春生夏長時節，煙雲霧雨聚散無常，高山之巔、山坡之上、河谷之中，各有其妙。對這一獨特景觀，是保留原來的名稱「武陵霧雨」，還是改為「武陵雲海」，討論時有不同意見。保留說的主要理據是古景之名不宜輕易更改，以示文化傳承。改名說的主要理據是原名氣勢不夠宏大，「雲海」比「霧雨」更能反映景觀的核心特徵，更具文旅價值。民國時期二級陸軍上將、重慶市長潘文華，曾作過一首七律《武陵雲海》，大氣磅礴，可為佐證：

百怪千奇不可名 丹青欲畫更難成
雲吞巖嶺茫無影 浪拍长空似有聲
擬學宣尼浮海去 思隨列子御風行
斯來始遂平生願 塵慮紛紛一掃清

羽人山位於石會鎮西部，與武陵山主峰相對，當地人稱相公嶺，亦稱神仙山。山體突兀，峰形秀美，怪石嶙峋，連綿數里。煙雨朦朧中，遠望似無數仙人駕霧騰雲，自天宮而降，百態千姿，讓人嘆為觀止。亦如仕女髮髻，嵐霧繚繞，飄渺神秘，故得「煙巖」之美譽。待得雲開霧散，山峰高低錯落，異形盡出，有如群仙面而立，朝拜武陵主神——真武大帝。又如老少擁扶，或婆媳私語，或販夫走卒身背竹簍、手牽豬羊，好一幅閒適市井圖。清代文士邵塾曾作《黔江十二景集句》，其中「羽人煙巖」集陳子昂、李山甫、劉滄、許洋、李群玉、鮑溶、高駢、周煇各一句，得詩如下：

平川一望樹依依 風捲煙霞上紫微
山擁翠巒當戶立 鳥還青嶂拂屏飛
嵐光黯淡迷秋壑 野色深濛隱夕暉
自要乘風隨羽客 更於何處學忘機



煙雨朦朧羽人山。 作者供圖

尋找鹹溪飛瀑，頗費了些周折。石會鎮主要河流為文匯河，其主要支流老窖溪。據說飛瀑位於老窖溪上游，一個名叫夾眼塘的峽谷之中，山深林密，是全鎮唯一可以裸浴而不擔心被人看見的地方。通往夾眼塘的山路極為陡峭，有不少路段已被雜草灌木封閉，需刀砍斧削才能前行。我們一行大半年過六旬，平時並不常走山路，往返近三小時，真有些吃不消。不過，沿途景色是極好的。緣溪而行，水流清澈而草木叢生，兩邊岩壁高聳，形成峽谷景觀。不時有水流灑落，豐水期或可成瀑。遺憾的是，目的地的瀑布雖然也算漂亮，但落差不大，只有十米左右，水量也不豐沛，顯然難副「黔江十二景」之盛名。同行的鍾良義嘗了嘗溪水，並無鹹味。

回來後查閱清光緒年間編修的《黔江縣志》，關於鹹溪飛瀑，有「其水味鹹」的記載，並稱「鹹溪飛瀑即縣西七十里之鹹溪。懸壑二十餘丈，瀑布飛流如珠簾玉屑」。其中，有三個信息點很關鍵：一是溪水味鹹，故名鹹溪；二是位於縣西七十里，而老窖溪上游距黔江縣城其量只有二三十里；三是瀑高二十餘丈，即七八十米的水流飛瀉而下，其勢遠非夾眼塘瀑布可比。

按位置推論，鹹溪應位於石會鎮以西，與黔江區沙壩鎮、彭水縣郁山鎮交匯地帶。郁山鎮有條後灶河，發源於沙壩鎮，至龍溪鄉大岩坎入彭水縣境，由東南向西北，納灰溪河，至郁山鎮匯入郁江。郁山因鹽而興，發達的鹽業貿易帶來稠密的人煙，置縣置鎮達兩千年，而後灶河正處於鹽礦礦脈之上。沙壩鎮境內的後灶河上游名倒溝河，沿萬慶大峽谷蜿蜒流淌。峽谷中有許多處飛瀑，郁山至黔江的古鹽道亦穿峽而過。

沙壩以前是石會區下轄的一個鄉，2001年與石會鎮分設。羅凌曾在沙壩工作多年，據他回憶，附近確實有「大鹹溪」「鹹井子」之類地名。由於時間關係，這次沒有去沙壩鎮實地考察。想當年，郁山鎮對周邊影響力何其巨大，黔江設景於此，完全可以理解。鹹溪飛瀑作為「黔江十二景」之一，應該不在今天的石會鎮境內。

棚間話

卓越兒

永樂街之樂

上環的永樂街是我陌生的地方。我同學在此地開蟲草行，以往常來。一個周六夜，我專程來給一位女排名宿慶生。壽星叫陳亞瓊，既是我的老鄉，也是我的偶像。中國女排剛登頂的1980年代初期，我正在川大上學，還與學生會會長一道去郵電局給姑娘們發祝賀電呢。

抵達永樂街一餐廳，我發現聚點名「筵富」尤為奪目，召集人Jacky Chong告訴我這是社會活動家施子清的賜字，而此刻滿堂已是星光熠熠。

李寧來了，他穿着便服，展現的依舊是當年的標誌性笑臉，依舊是鏗鏘而健碩的姿態。「不好意思，不好意思！」與陳大姐及其先生高克寧等寒暄一會兒，他就作揖告辭了。記得前一次我見到他，是在一個慶功會，當時代言「李寧」品牌的國家羽毛球隊囊括全部金牌。那時我的身份還是體育記者。

乒壇名宿李靜也始終在場。他原籍廣東，我們以粵語交談。李靜與高禮澤搭檔奪得雅典奧運會男雙銀牌後，又在世乒賽上摘了銅牌。我在克羅地亞採訪過他。「雖有遺憾，但一枚銅牌也算是一種肯定。」這晚我們挨着坐，李靜這麼提起。無論是當運動員，或者現在當教練，他給我的印象總是：虎頭虎腦。一晃快20年了，再見採訪過的人，感覺這份緣緣算是聚會賜予我的福利。

曾經的「亞洲蛙王」陳劍虹也來共襄盛舉。從教練到總教練，25年間香港游泳隊從業餘體制到專業常訓，他帶領的教練團隊探索出新路，以何詩蓓為代表的香港泳將躍上世界泳壇之巔。我發現，陳先生與李靜更喜歡以粵語交流，劍虹說，初來香港，為了克服語言障礙，他通過周星馳的電影速成了粵語。

我把藏了40幾年的《中國》畫報、《人民畫報》當成生日禮物，獻給了亞瓊大姐，表達了自己對中國女排未改的敬仰以及與這位「女排姑娘」的情緣。兩本雜誌分別記錄中國女排五連冠輝煌的前兩冠，穿着10號球衣征戰以及拿着獎盃凱旋的亞瓊躍然其中。「你真有心，跑這麼遠的路！」切實蛋糕的舉杯時刻，陳大姐特別走到我跟前。我說：「這不算啥，我經常帶隊去石澳爬龍脊，去西貢走麥徑……這麼喜慶的日子，更值得跨境！」

「一下子44年了，好快快！」剛屆七旬的昨日女排功臣、這晚的壽星難免感慨歲月的飛馳。我在想，「女排精神」一直是「振興中華」核心價值不可或缺的一部分，伴隨時代脈搏彈奏着光陰的故事。

坐在對面的兩歲外孫突然「鬧場」，亞瓊迅速走了過去抱起，局勢立即由陰轉晴。孩兒引發的這一鬧一哄一歡，給整場聚會演繹了平凡的家味。這一刻孩兒也許只有一種感知：在「這位熟人」懷裏，「特舒服」。

有鄉親的溫暖，有名宿的敘舊，有佳餚的「助胃」，此趟永樂街之行，令我樂而不疲。

粵語講呢啲

梁振輝 香港資深出版人

「唔使問阿桂」的前世今生(2)



「阿桂」妹，今次去廣州賣布，我同埋你去！
「阿桂」哥，帶多啲布去賣，咁可以賺多啲錢；返到嚟「廣西」，你就娶我呀呀！
「唔使問阿桂」喇，我等吃你講呢句好啲嘞！

「唔使問阿桂」的前世今生(2)
(粵語講呢啲)

說到「唔使問阿桂」的典故，網上流傳着兩個深入民心的版本——一個針對人物「阿貴」，而另一個則是「阿桂」。

與「阿貴/阿桂」有關的典故當然是主角的名字中有個「貴/桂」字；而這個個人身份相當，若不然其事迹又怎可家傳戶曉呢？

其一說法：

清末廣東巡撫「柏貴」是兩廣總督葉名琛的下屬。有人說「柏貴」能力平庸，也有人說因為葉名琛權勢更大，「柏貴」的部下常常越過他直接向葉名琛上報。

【真實歷史原來是這樣的：柏貴(1793-1859)，原黃旗蒙古人，清朝官員。1858年1月，英法聯軍攻陷廣州後，為恢復城內秩序，逮捕了兩廣總督葉名琛，並成立了「聯軍委員會」。柏貴被軟禁於觀音山，不久後被英法總局復職並一同管理廣州全城。柏貴也因此成為西方殖民者在中國的第一個傀儡。為了維持傀儡地位，柏貴不斷說服同僚放棄抗戰，並為侵略者開脫罪責。結果，他遭到朝中內外有識之士的強烈反對，失去了咸豐帝的信任，最後被英法聯軍鎮壓。他鬱鬱寡歡，於1859年在廣州去世。】

另一說法：

「阿桂」，本名李世桂，是清光緒年間駐守廣州五仙門的軍官。他貪污腐敗、敲詐勒索商賈、包庇鴉片賭徒，臭名昭著。後來，清政府大刀闊斧地整頓貪官污吏，他被岑春煊逮捕審訊，最終落得悲慘下場，廣州市民對此歡呼雀躍。

當時，這個故事被改編成一首粵謳《問阿桂》，諷刺這位貪官污吏；部分歌詞是這樣的：

唔使問阿桂，阿桂如今實在慘。自從被押日夜問罪，想起往日何等逍遙，今日何等閉關，總係孽由自作，不得運舛時低……

歌詞中頭一句「唔使問阿桂」，意思是「阿桂現在遭殃了，不用問，人人都知道他罪有應得」，反映了當時民眾對他有這種報

應的看法。這句話後來成為常用語，用來形容某人因其惡行而受到懲罰，情況不必多問也可想而知。

後人就以上述的典故來作為「唔使問阿桂」這個話語的考證了。

先不論上述的情節是否屬實，在芸芸歷史人物中名字中帶「貴」字或「桂」字的不可不少；如是者，征東唐將「薛仁貴」、引清兵入關的「吳三桂」等均可「堆砌」成「典故」中的主角。由於廣東話一些俗語和歌後語都與「諧音」相關，所以筆者也可聯想到與「貴/桂」音譜的「龜」，「阿貴/阿桂」的真身也可以是相士用來占卜的「龜殼」（俗稱「阿龜」）。

如此看來，上述的所謂「典故」的可信度存在着很大的疑問，而我們亦不可能接受「典故只是民間流傳、根本無須考究」的說法。

如果是本欄「粵語講呢啲」的長期讀者或只是剛巧留意到近期寫的幾篇與「阿桂姐」有直接或間接關係的文章，到了今期，有人會看出一個「鋪墊」的格局——逐步帶引讀者去探究「阿貴/阿桂」的真身。

說到這裏，或許有人已經知道「阿桂」就是其中一篇文章提過的「廣西男性/廣西人」；「唔使問阿桂」其實就是指：

結果明顯不過，有需要問到「廣西」嗎？

意味着「眼前」（就近）已看到了真實狀況，要問到「廣西」（別稱「桂」）那麼「遠」嗎？

值得一提的是，不少人執着上面一首首句為「唔使問阿桂」的粵謳，而斷定當事人「李世桂」正是典故的主角；可惜這裏是「應用」而非「出處」。筆者可告訴大家，是早有「唔使問阿桂」流傳，又碰巧李世桂有預期的下場，才有這個「美麗的誤會」罷了！

「唔使問阿貴/唔使問阿桂」在坊間流傳的典故說明了一點：

幾乎凡有「典故」的都是「虛構」的，大家應着眼於其「生成背景」而非跟大隊「找典故」。

筆者從事「辨證粵語語料」多年，所面對最大的問題是：無論你說得有多有「邏輯」，人們，尤其學術界，仍會「要求」有一定數量的「文獻」去撐持，所提出的「理據」才可成立。然而在筆者的認知裏，只要「符合邏輯理據」，儘管沒有前人、偉人留下的「文獻」，所述說的仍得以昂然立足於天地之間。

從廣西女人「阿桂姐」賣布，到使唔使問到去「廣西」，狀況絕非巧合，而是具貫徹性的。那還須找根本不存在的「文獻」出來佐證嗎？於此，大家又是否需要「理性」一點呢？

道存宇宙 德在人心

齋色園黃大仙祠監院專欄



李耀輝

李耀輝（義覺）1985年入道齋色園，於2006年被委任為首任監院，義務從事宗教及慈善工作達40年。2016年，獲特區政府頒授「榮譽勳章（MH）」榮銜，以嘉許其慈善事業貢獻；2022年，獲香港教育大學頒授「榮譽院士」，又於2025年獲國家文化和旅游部選為「第六批國家級非物質文化遺產代表性傳承人」。

1972年，聯合國教科文組織通過《保護世界文化和自然遺產公約》，提出了「世界遺產」（World Heritage）的概念，意指罕見而無可替代的文化與自然財富。目前，我國擁有約60處世界遺產，位居世界前列。其中，敦煌莫高窟更於1987年被列入為首批世界文化遺產名錄，如今更被視為「一帶一路」文化相通的標誌性象徵。

「敦煌」，這座風沙中的古城，自張騫出使以來，便開啟了千餘年的繁盛，惜在元明之際漸次沒落。然而，它的魅力卻跨越時空、超越宗教，使歷代僧侶、道士、學者與文化人甘願將一生獻於風沙之中，成為研究敦煌文化不悔的囚徒。

千年敦煌夢

敦煌莫高窟，又稱「千佛洞」，始建於前秦建元二年（公元366）。相傳，僧人樂僔法師行經三危山下，忽見金光萬道，宛如佛光照耀，心有所感，遂發願於崖壁開窟塑（佛）像，第一個石窟由此誕生。其後歷經各朝各代，石窟建造不絕。至公元1036年，西夏佔領敦煌，陸上絲綢之路漸趨式微；其後，元代開通北方草原之路，敦煌交通地位日益下降。至明代劃嘉峪關為界，敦煌便淪為邊陲荒地，「莫高窟」也在風沙之中沉寂下來。

然而，從前秦至元代，千年營建，積沙成塔，使今存洞窟490多個，壁畫約45,000平方米，彩塑2,000餘身，規模之宏富、內容之廣博，幾乎可被視為一部藝術史詩。

試想，古人僅憑一盞燭火、一雙肉眼，懷抱心中圖景，在幽暗石壁上刻畫出仙樂飄揚與萬象人間——歷經千載沉澱，直至第一顆燈泡亮起，連綿壁畫驟如銀河碎星，次第浮現，交織出浩瀚斑斕的宇宙，把一代又一代的「文化癡兒」勾得魂牽夢縈，自我流放於繁華之外，為文明服役。

結緣敦煌

2007年，齋色園為籌建太歲元辰殿，特邀已故國學大師饒宗頤教授題匾。饒公為敦煌學大家，言談之間屢及敦煌藝術與經卷。他那廣博

堅守大漠 甘於奉獻

敦煌的探索與守護

作者：李耀輝（義覺） 齋色園黃大仙祠監院
(筆錄：黃大仙信俗文化館館長 吳漪鈴)

的學問，為我照見敦煌風華。如今，太歲元辰殿天幕環繞的八尊「飛天」，正是這段善緣的最佳見證。

事實上，我對敦煌學並無研究，但單是管中窺豹，已足以震撼心靈。然而，愈是了解，愈覺沉重。晚清年間，有道士王圓籙（道號「法真」）居於莫高窟，其間發現藏經洞。此後，他奉上一生清沙修窟，清貧到老，將化緣所得悉數用於石窟。可嘆，他為藏經奔波7載，卻始終未得官府與學界重視，遂誤以為藏經並無價值。縱然如此，當外國來客提出購經時，王圓籙仍是拒絕的。但對方卻狡猾地扮演虔誠信徒，以「知己」身份獲得經卷。而王道士卻因此背負「倒賣文物」之名。後人論之，毀譽交織。

敦煌中的道教：敦煌石窟清以來佛道交涉研究

對於王圓籙道長，他或許懷着千百般善意出發，卻最終落入無可挽回的結局。也許只能慨嘆：「命該如此。」然而，天命縱有所定，人力亦當有所為。緣起於道門，我亦願帶領齋色園，略盡綿力，為「敦煌學」添一分助緣。

2020年，本園委託香港中文大學譚偉倫教授開展「敦煌中的道教：敦煌石窟清以來佛道交涉研究」，梳理敦煌石窟中佛、道互動情況，嘗試補足敦煌學相對較少關注的一環。其後舉辦學術研討會，彙編論文集，並出版《敦煌道教遺蹟選萃》。書中多幅圖像更為首次以「彩色」公開面世。

其後，學者們在整理研究成果時，又發現了新的線索，延伸出「絲路沿線石窟」的課題。惟他們經費不足，只得懷着幾分忐忑來園相商。對於要否再支持一項新計劃，本園內部一度意見分歧。經反覆思量後，本人投下了贊成一票——學者窮盡年華，守護文明。我們既不能親赴大漠、埋首卷帙，至少亦應在資源上予以支持。事實上，在這場文化傳承的事業中，最輕鬆的角色，反倒是出資人吧！

如今，研究取得初步成果。香港中文大學將於今年4月21至23日舉辦「道釋相激：絲綢之路沿線文化交流學術研討會」。譚偉倫教授來函，邀我於開幕典禮致辭。起初，我曾有婉辭之意，畢竟這個舞合理應屬於長年深耕的學者。然而思量再三，實難推卻教授的誠意，而我亦期望見證這段文化因緣的結果。

行文至此，方覺冗長。敦煌夢繞千年，縱行文萬千，亦難寫風沙一瞬。最後，願借前任敦煌研究院樊錦詩院長的「莫高精神」作結：「堅守大漠、甘於奉獻、勇於擔當、開拓進取。」——擇一事，終一生，何嘗不是一種修行。



●2018年，舉辦「齋色園絲綢之旅文化與藝術交流團」，邀得香港大學饒宗頤學術館藝術顧問駱慧琪博士隨團講解。 作者供圖